

川劇

14

妻休子
米送安
玉埋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出版者的話

為了滿足工廠文娛活動的需要和廣大的川劇愛好者的要求，我們征得重慶市文化事業管理局戲曲工作委員會的同意，把重慶市幾年來整理研究的川劇劇本擇要編輯出版。

川劇的劇目是異常豐富的。它富有民間藝術的特點，可是有更多的劇目還保存老藝人的記憶里，由他們口傳心授，沒有用書本的形式流傳下來或固定下來。

這裡所選的劇本是在毛主席「百花齊放，推陳出新」的正確指示和中央的戲曲單方針下，緊緊依靠了川劇藝人，經過深入的發掘，多次的研討、整理和修改而得的。

雖則如此，但傳統戲曲的整理和修改，是一件相當複雜、繁重的工作，同時是其創造性的工作。所以這些劇本的整理和修改，雖然經過一些重大的努力，還不是最后的定本，因而也就有別於「川劇叢刊」的本子。

希望廣大的川劇工作者、川劇愛好者提出意見，以便提供有關方面研究參考，劇能在現有的基礎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。

目 錄

逼子休妻（高腔）	（一）
安安送米（高腔）	（一三）
埋 玉（胡琴）	（二五）

逼子休妻（高腔）

——「三孝記」之一折

勝利川劇團編導組整理

人物：姜母——（老旦）簡稱「母」

姜詩——（鬚生）簡稱「姜」

安安——（娃娃生）簡稱「安」

龐三春——（青衣旦）簡稱「龐」

（姜母上）

母：（詩）三春咒罵我，想當管家婆。（介）哼！這個賤人，居然背地咒起我來了！今天出去汲水，去了半天還沒有回來！（出門，看）人影子都沒得。定是到哪裏耍去了。硬是想把我渴死，真真的可惡！若要滅——

丟心頭火，除非把她來休却！姜詩！姜詩快來！

（姜詩上）

姜：（對子）母親染沉疴，何處尋妙藥！（介）見過母親。

母：嗯！（愁容，嘆氣）

姜：母親病體如何？

母：我這個病呀，咋個得好啲！

姜：母親何出此言？

母：喂！你還不曉得嗎？娘在病中，你那賢德妻子，還在咒罵於我咧！

姜：（驚異）有這等事？母親！等你媳婦汲水歸來，問明之後兒教訓她就是。

母：啊！你才說得「撇脫」呢？

姜：母親！又怎麼樣呢？

母：把她休了！

姜：休呀？

母：「喂，休！寫封休書，把她休了。」

姜：「哎呀！母親！兒是娘所生，媳是娘所娶，縱有哪些不是，打也打得，罵也罵得，何必……」

母：「你不寫呀！好嘛！（大呼）左隣右舍！姜詩順妻滅母！」

姜：「（驚急）母親！兒寫就是。（扶母坐下）」

母：「寫嘛！」

姜：「待兒去。」

母：「向哪去？」

姜：「兒到書房去寫休書。」

母：「當着爲娘寫。」

姜：「無有紙筆墨硯。」

母：「我喊安安拿來。」

姜：「這……」

母：安安！呈紙筆來。

（安安上）

安：（拿着紙筆）婆婆！拿來了！

母：放在桌上，同你爹爹把桌兒移到亮處去寫。

安：爹爹來抬桌兒。（父子抬桌）爹爹！你寫什麼？

姜：我……寫請帖。

安：兒來替你寫。

姜：你不知道稱呼。

安：兒來學學見識。

姜：學見識？兒呀！別樣見識，兒都可學，這個見識呀……（悲不成聲，

擺手）

母：安安下去讀書！（安下。母以目視姜）咳！快寫嘛！

姜：兒寫就是。（唱「一封書」）未曾提筆心內憂，恩愛夫妻怎忍休！三

春並非不孝婦，母親苦逼意何求？（轉「搖板」）（喊尖子）喂呀！母親娘！你兒口讀聖賢書，尙知周公禮，無故休妻，豈不怕旁人恥笑呀，母親娘！

母：啊！你怕旁人說，不管老娘死與活！好嘛！左隣右舍……

姜：母親！兒寫，兒寫！

母：不但寫休書，而且要寫離書！

姜：寫了休書，也就够了，何必還要寫離書，使她母子恩斷義絕？

母：你還是不寫呀？好！不寫算了！（冷笑）我曉得這屋裏多了我一個人，

我走就是！

姜（拉母）（唱原腔）喂呀！母親娘！非怪你兒違背娘命，兒實不知三春

身犯何罪，罪犯何條？叫兒如何下筆啊，母親娘！

母：啊！你還不知道嗎？這個賤人有三不孝！

姜：請問母親哪三不孝？

母：私造飲食，不與老娘吃；私造衣服，不與老娘穿；在後園之中高搭三張桌兒，咒罵於我。

姜：這……母親！旁人之言，不可輕信！

母：爲娘親眼得見，還會假嗎？你看嘛！爲娘得病沉重，想吃江水，她去了半天，都不回來，明明想把我乾死，這也是假的呀？

姜：等她回來，兒要問個明白。

母：啊！奴才你還在饒舌！走！

姜：母親！到哪裏去？

母：到公堂去，將你這奴才「首」了。

姜：「首」兒何來？

母：順妻滅母，忤逆不孝！

姜：（唱「搖板」）喂呀！母親娘！你罪媳婦三罪，兒都吃罪不起，說兒順妻滅母，忤逆不孝，兒罪該萬死了，母親娘！萬無奈，（「前腔」）平

起「一字」姜詩提筆寫休書。我本費門一寒儒，娶下妻子龐氏女，自過姜門不順姑。三不孝禮當逐出，順水推舟豈能回！

（重句）（齊介）母親！寫起了。

母：唸來我聽！

姜：立休書人，廣漢姜詩。娶妻龐氏三春，自過姜門九載，不順姑意，有三不孝。理應逐出，猶如順水推舟，豈能復回，休書爲憑。

母：要不得！

姜：母親！怎麼要不得？

母：前頭都是對的，末尾一句要不得。想那江上船隻，來了又去，去了又來，怎說不能復回！要寫明是離書。末一句是順水推舟豈能回呀？（姜點頭）要改成洪水推沙永不回！

姜：這……（沉思，背介）三春呀！三春！你也怪不得爲丈夫了！（合同）洪水推沙永不回。（重句）

（安安上）

安：婆婆！我書讀熟了。

母：好！

安：（見婆婆不悅，又問父）爹爹！請帖寫完了沒有？（姜不答）寫完了待孩兒去請客嘛！（姜仍不答）爹爹！你怎麼不說話？

姜：安安呀，兒呀！哪裏是寫請帖！

安：寫的什麼？

姜：（背向安介）是你婆婆叫爲父寫下休書，將你娘親休……（悲不成聲）

安：咳！你把我媽媽休了？我不要你休，我要我的媽媽呀！

姜：（悲痛難忍）兒哪！你去哀告你的婆婆嘛！

安：婆婆！婆婆！（跪下，唱「搖板」）喂呀！祖母！想平日娘親在家侍奉婆婆，撫養孫兒，縱有哪些不是，也該看在孫兒面上，喂呀！祖母呀！（伏婆婆懷中哭）（介）我要我的媽啲！

母：孫兒不要哭，起來！

安：你要休我的媽地！

母：不要哭，起來，起來！等她汲水回來再說。（安安起身，出門拭淚）

安：媽！還不回來，婆婆要休你了！媽……

龐：（上唱「調子」）千愁萬愁，無水歸家怎撒手！

安：媽！你回來了！（上前抱着三春）媽！你汲的水奶？

龐：哎呀！兒呀！一言難盡囉！

安：媽媽，你不曉得，婆婆把你都休了。

龐：唉……

安：把你休了！

龐：（倒地，安安扶龐坐起，唱前腔）聞言猶如霹靂吼，爲娘撫兒不到頭。婆婆萬般難將就，不知休我甚情由？醜媳婦難免見公婆，還須要苦口哀求。（安安扶龐站起，欲進門又止。安安進內拉父出，姜龐對視，

同進）（介）媳婦見過婆婆！

母：哦！（見龐換了衣服，示意姜詩）新衣服咧！汲的水呀？

龐：水呀？

母：拿來我吃！（龐沉痛驚懼）啊！沒得呀？（冷笑自言）臨江河都沒得水了呀？明明要把老娘乾死啊！安安！拿家法來！

安：我！我找不到。

母：打你的那個嘛！

安：那是打我的，我不借。

母：哦！（知安不願意）我明白。（向龐）哼！跪倒！（以杖與姜詩）給我打！（姜遲遲不接）咳！給我打！

姜：（唱「駐雲飛」）不孝吾門！（不忍打）（安安護母，婆婆將安安拉開，婆示意姜詩再打）不顧娘親白兩鬢。爲你不孝順，我被旁人論，提起怒生嗔，（重句）令人心惱恨。看打！

（安達脫抱母）爹爹不要打媽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！

姜：（唱「搖板」）哎呀老天爺！本來要打她幾下，夫妻匹配以來，恩深義重，生下安安孩兒，叫我如何打得下手啊！苦呀！唉，願得妻來逆了母，順得母來忘了妻。也罷！休書交與你，斷絕夫妻情。

安：媽！媽！婆婆又罵，爹爹又打，你怎麼話都沒有一句了？

龐：唉！

安：你怎麼話都不說一句呀！

龐：（唱）喂呀！痛心兒呀！你看婆婆在上，如狼似虎；你爹爹一旁發怒生嗔，縱有千言萬語，從何說起呀！安安兒！（悲頭）姜郎夫呀！哎呀，姜郎夫！婆婆乃年邁之人，不知外事，你是男兒漢，大丈夫，難道你也不知外事了？姜郎夫！你不念結髮恩情，也當念奴在姜門九載，生下安安，已滿七歲。婆婆叫你罵，你就罵；叫你打，你便打；叫你寫下休書，你拿着一支羊毫，你那手軟也不軟？你心痛也不痛

了？姜郎夫！哎！（唱「駐雲飛」）告訴無門，日月三光作證明，汲水天不順，惹得婆婆惱恨，提起好傷情，（重句）將奴逼出門。（重句）撕壞休書不嫁人！

母：跟我趕出去！（龐氏被趕跌地下，姜詩關門，婆拉安安三人同下，安復出拉門不開，搬椅上窗台）

安：我要來。媽！（欲從窗上跳下）

龐：兒哪，不要來，不要來，看跌着！（婆、姜復出，婆抱孫，姜開門示意龐氏快去，龐不理，只望安安，退走下。姜關門愁思下）

註：字旁有「」的是幫腔。

安安送米（高腔）

——「三孝記」之一折

勝利川劇團編導組整理

人物：安安——（娃娃生）簡稱「安」

林姑婆——（老旦）簡稱「林」

龐三春——（青衣旦）簡稱「龐」

（安安上）

安：（唱「駐雲飛」）思念娘親，夢中常常哭失聲。婆婆發怒恨，將娘趕出門，提起好傷情。朝思暮又想，要會不能會，轉過蘆林看娘親。（重句）（看望）啊！走攏了咧。林姑婆開門！

（林姑婆上）

林：（唱其二）忽聽喊聲，未知何人叩我門？竹籬茅舍小，素來無人問，戶外黃犬聲。（開門見安安）啊！安安到此行，有甚原因說我聽！
（重句）安安！你來了？

安：是！

林：你來做啥子？

安：我來看媽媽。

林：你媽沒有在這裏。

安：（哭泣）哎呀！我要我的媽呀！

林：不要哭，姑婆哄你的！好，我去喊你媽來！（轉向內喊）三春！快來！

（龐三春上）

龐：（唱其三）寄住隣居，身世叫人珠淚滴。婆婆起毒意，將奴趕出把門閉。（架橋）（介）姑婆，叫我何事？

林：你安安來看你。